□文学新观察

2016年长篇小说：感应时代脉动 聚焦生活变异

白　烨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在经济新常态的趋势下稳步运行，文学创作在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持续发展。在这种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密切互动与联手推导下，长篇小说创作在年复一年的依流平进之中，也在每个年度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色与姹紫嫣红的风景。

就2016年来看，各式各样的题材中，直面当下社会现实的倾向更为突出，各显其长的写法中，切近日常生活的叙事更为彰显。这种不约而同的写作追求，使得2016年的长篇小说，既在内蕴营构上更具现实性，又在形式表现上更有故事性，这种现象也可解读为：作家们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既高度注重紧贴着时代的深层变异，感应生活的脉动，以使作品更接地气，更具生命力，又密切注意切合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力求为更多的读者所喜闻乐见，以使作品更有人气，更具辐射力。这一切，都可进而概括为，我们的作家越来越重视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也越来越在独特的中国故事中回荡着动人的中国旋律。

探悉乡土的深层变异

乡土题材长期以来都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点所在，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联袂而来，传统的乡村生活已不复存在，置身其中的人们经历巨大的精神阵痛。这种由内到外的深层变异，使作家们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但在2016年，作家们面对生活与创作的难题，迎难而上，锐意开掘，或以曲婉的故事探赜索隐，探悉生活深处的奥秘所在，或以日常生活的顺蔓摸瓜，揭示表面事象背后的人文底蕴，使得乡土题材经由他们的生花妙笔重现新的活力。

贾平凹的《极花》主人公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女孩胡蝶，她在找工作时被人贩子拐卖，她以无言的沉默拼死抗争，在这过程中她见证了黑亮一家因买她倾其所有，圪梁村人缺失女人的人生残缺，她虽然为公安部门营救出来，却又最终回到被拐卖的圪梁村。作品既写了拐卖对于蝴蝶人生的无情改写，也写了两性失衡对于农民生活的扭曲，作品在一个习见的拐卖故事里，探索了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社会性原因，描摹了为这一问题承担了不同负累的各色人等。

付秀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陌上》，没有连贯性的故事，也没有贯穿性的人物，但散点透视的叙事，多人多事的内蕴，却使作品在家长里短与恩爱情仇中，交织着对于乡村传统伦理的依恋与叛离、乡村内在秩序的破除与建立，以及乡村女性的生存智慧与心灵隐秘等诸种意蕴。作者自己所说的一席话，是值得人们看重的：在《陌上》里，当芳村的风雨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总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时代的气息，芳村那些人，那些男男女女的隐秘心事，也是乡土中国在大时代里的隐秘心事。

李凤群的《大风》，以一个家族四代人7位人物的不同叙述视角，勾画出60年间家与国的演变情景。作品写法上的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叙述，既让不同的人物以最大限度地表述自己，也让相互交织的故事具有了不同的侧面与棱镜，而由此映射出来的，是家族中的每一个人，在他乡与故乡间的数十年迁徙中，寻找着安身立命的精神所在，探寻着改变个人命运的可能。但飘荡在历史的大风中，谁又能准确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里，“大风”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象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又让人身不由己，沉浮其中。可贵的是，作者不只写了人在“大风”中的摇摆与无奈，还写了人在“大风”之中的坚韧和顽强。

状写都市的新生气象

中国当下的都市，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扩张与膨胀之中。这种扩张与膨胀，既有市场的伸延，楼房的兴建，地界的扩大，更有务工者的进入，大学生的择业，就业者的流动，这种都市中的新兴群体的生活情状与生存现实，不同阶层人们的相互碰撞，不同向往的人们的相互竞争以及有得又有失的都市生活，有喜又有忧的都市故事，因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当下中国故事最新的篇章。

王华的《花城》，写花村青年女性苕花、金钱草抱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意愿进城务工，而花城这个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汤，使得她们只能蜗居于城市的边缘，生计与安全得不到保障，随之而来工作与爱恋，更是步履维艰。让人为之感动和纫佩的，是她们既没有轻易认命，也没有随意放弃，面对难熬的现实，人生原则必须坚守始终，这使她们艰窘的打工生计，既增添了几分额外的艰难，又内含了应有的尊严。

温亚军的《她们》，主人公是共同租住在京城一套公寓楼里的三个年轻女性，她们带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向往，在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碰撞、交织、演绎。虽然“北漂”的生活时时处处充满着沉重感，如同雾霾一般的铺天盖地挤压着三个女性的青春活力，但她们却在以小博大、以柔克刚的人生努力中，尽力适应着都市的生活，并努力导引着自己的生命去除浮虚与迷离，向着本真与平淡回归。

焦冲的《旋转门》，由北京姑娘何小晗的人际交往与两性爱恋，作品渐渐展现出一个都市白领难以遂愿的的追求与并不顺遂的人生。作品从都市白领一族，透视了看似光鲜的人们背后的身心伤痛，同时又揭示了不安现状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人生追求。都市的丰繁，人性的斑斓，都于此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

捕捉历史的精神脉息

长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是写过往生活的，这或者是现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或者是过去不久的三五十年，这种或远或近的往事书写，虽非属历史题材，但却充满各具内涵的历史感。

2016年的长篇小说中，这种史事写作还表现出一个鲜明特征，这就是作家们不满足于依循传统的观念与写法，去诠释共识性的历史常识，而是以个人化的角度、个性化的视点，去着力揭示历史中的人文遗迹与精神脉息，以独特的人性蕴含与人情冷暖，让冰冷的历史复现其原本应有的温度。

方方的《软埋》由丁子桃和她的儿子吴青林两个人物，展开两条线索的叙事：丁子桃与吴家名两个苦命相怜的人结婚后，有了孩子吴青林，长大之后的青林由父亲生前留下的日记本和母亲失忆后的呓语，了解到母亲可能就是土改斗争中全家自杀的陆氏家族的逃生者。小说的另一个线索，是丁子桃痴呆之后，断断续续回忆起陆氏家族被批斗至全家自杀的整个过程。作者似乎是在引导读者去发现一段被掩埋和遮蔽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指向的却是人性自身。尤其是不断显现又最后彰显的“软埋”的残酷事实，更是托出了意味深长的一个意象性的概念：“软埋”。这便使这部作品的主题，超越了历史与文学，而具有一种伦理与哲理的深刻意义。

格非的《望春风》，以一个少年的视角状写一个村庄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变化的全过程。在“我”的眼里，村子里的人们既有着这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又因为这些人际关系而在某种方面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内部和谐，在外界因“文革”而翻天覆地时，村子里却因为村领导的种种善意而让大家较为平稳地度过了这段极端年代。一个村子总能守住各种秘密，源于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道德标杆和行事法则，他们的愿望，只是在村子里默默度过一生。行云流水的叙事，波澜不惊的故事，都在自然而然地展示江南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自有的内在秩序。

路内的《慈悲》，由普通工人水生的人生经历，讲述了一个国营工厂在蜕变中经历的种种窘境，为了得到为数不多的补助，人们各显其能，不择手段，弄得人际关系格外紧张。而在时代更替之后，市场经济在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水生这样的普通工人，只能以深怀慈悲的隐忍，回望过去和面对现状。个人化的故事背后，有时代的浓重身影，更有情怀的坚韧持守。

2016年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还有很多，这是主要从现实题材和写实角度所做的观察，难免挂一漏万。但由这样一个简要的描述可以看出，我们的作家，无论是名家，还是新秀，都有不负时代的坚定追求，都有不负自己的卓越表现，这种文学主体精神的凸显与高扬，应该是比作品本身更让人为之兴欣和鼓舞的事情。

□散文

一份特殊的『年货』

穆紫荆（德国）

深秋的德国不仅天色黑得早也亮得晚，而且，随着秋的渐渐深去，日照的时间也是明显地越来越少。对工作着的人来说，每日总是在黑暗的天色里上班，又在黑暗的天色里回家。唯一的盼望似乎就是周末了。

这是一个离圣诞节还有半个月的周六。孩子们都告假不回家。南子知道他们要利用这个周末去买圣诞礼物。从上个礼拜开始，德国的各个商店里面，就充满了在奔忙扫各种“年货”的人。德国不过中国的春节，那种像中国过年似的忙乎，只有圣诞节可与之比拟。南子把人们忙着购买圣诞礼物的气象，比作中国的“扫年货”。在她的记忆里，还保留着父母当年如何早早地就开始计算天数和奔忙着进出各种商店的情景，就像现在进出德国百货商店的各种忙碌。上周，邻居气愤地对南子说，他们是如何在某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里因太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停车位，最后不得不决定离开停车场时，却被停车场的电子杆拦住要收一小时的停车费的故事。

为了避免邻居的遭遇，这个周末前的夜晚，南子和丈夫商议，第二天要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忙些什么。丈夫只说了一件事，就是要去买一个新的耙子，打扫积累在花园里的落叶。南子听后有些意外，又有些好笑。人家扫年货时，我们在扫落叶。她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买好了耙子之后，顺道在外面吃个饭，她说扫花园需要力气，不吃饱吃好怎么行。

在没有孩子的日子里，平时两个人是很冷清的。只有到了周末，一起吃个小小而又温馨的双人餐，填补这一周来的空寂。并且每逢圣诞来临的时候，南子总是会提出由她来请。她把中国的谢师饭搬到德国来，把它叫做谢恩饭，说谢谢丈夫一年来的辛劳和护家。丈夫总是为此开心得要命。

只是这一天在谢恩饭之后，多出了一个扫落叶的节目。丈夫手里有了新的耙子，不仅浑身来劲，还把沿花园的一溜儿台阶都分给南子去扫。南子吃饱了肚子正想躺着平平食，或者到手机上去散个步。被叫去扫落叶，就有点不情愿。但是不情愿也得去啊，不能扫了丈夫的兴是南子为妻的责任。

幸而这是一个无风的日子。又有许久没有下雨。落叶静静地蜷缩在台阶两边的角落里，扫起来倒是一点都不费力。刷刷几下，落叶便被扫成一堆。深棕色的、浅棕色的、半棕半黑的各种叶子很听话地跟着南子的扫把转。南子扫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很多都是从院子里的那棵刺桐树上飘下来的。其他的还有诸如苹果树、黄杨树和胡桃树的叶子。它们在青春了一时之后，都卷缩和干瘪了，失去了生命。

这也预示着一年快要过到头了。看着这些枯烂的叶子，南子突然觉得它们就像自己在这一年里面所遇到的各种心情和烂事，如果不去注意，它们就像这些落叶，蜷缩在心海的某一个角落，如果风来浪起，它们便沉渣泛起般纷纷扬扬而来。是呀，一年到头，存在心里的事也都该做个清理。存活的就好好地揣着，死去的、如落叶衰败了的，就扔掉它忘记它。

南子回头看看自己扫过的台阶，觉得人的心就如同这通道，每天得过多少事啊？扫完之后，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又是多么地令人心情愉悦啊。于是她决定，利用这扫落叶的机会，将自己心也清空，让心里的所积存的不愉快的事也随之而去。扫完之后，她不仅不觉得累，反而一身轻。

原来，一年到头，扫空心中的陈旧渣滓，让心安安静静，一无尘念地跨过新年，是一件很美很享受的事情。南子想下个周末，还是该由自己来请丈夫，谢谢他给了自己一份特殊的“年货”。

□散文

荷塘日色

戴荣里

借着清晨的静，从清华大学西门走进校园，听鸟儿欢快地在树梢间鸣叫。晨阳是清醒的儿童的脸，照着青草上的露珠亮闪闪的；垂杨柳沿着那条路，往前跑去一排，如迎接你的礼仪小姐；隐没在树影中的亭子清晰起来，垂钓的老人与中年人，一动不动坐在岸边。

蜿蜒而去的河岸包围着一池的荷，靠近岸边的荷叶匍匐于水中，渐远了，荷叶越来越大，越长越高，至无人的彼岸，已是小树般的立成一把伞了；沿着这河岸，轻轻地走，水从湿地里挤出来，你变成荷，立在那儿一会儿，光从树梢的顶端分散出更多的芒刺，洒在荷叶上，有晨露一滚，青蛙跳跃一般，钻到水里去了，池水荡起涟漪，旋即水面平静如初；慢慢走过荷桥，向南看，荷叶溢满整个荷塘，和有亭子的荷塘相比，这些荷如时尚之人，举止和打扮全然不顾别人的脸色，它们轰满整个池塘；而疏离的另一池子荷，则如精细过日子的老派之人，水一半，荷一半，荷中有水，水中见荷。

岸边的土路已被池水洇湿，有葛藤形成凯旋门，从这门下穿越而过，可见狼尾巴草与狗尾巴草相间而生，再走几步，豁然开朗。近处是浓密的芦苇、水葫芦，中间是垂杨柳倒映的水面，远处是稀疏的荷，荷叶簇拥的中间，是高洁的荷花，偶尔的一朵，成为久渴后所见的一杯澄明的水。荷花在晨光里，欲笑还羞，走几步，那荷花就隐没在荷叶里了，那一刻，你想哭。阳光是静美的，荷叶是平和的，池水也是包容的。你不由地放慢了脚步，生怕惊扰了这静美。

看过爬山虎覆盖的古老红楼，拍一朵紫色的牵牛花，踱步到水木清华的时候，那满池的荷花已仰着笑脸等你了。我记得那天，我从另一个入口走进来，正是下午，游人方盛。透过巨石，看半池子的荷依偎在北岸，荷花散落其间，有静有动，一对新人正在拍照，新娘子着一身白纱，犹如荷花仙子，在绿叶红花之间，在蜿蜒的小路与静默的巨石之中，这对新人与这景色融为完整的一体了。沿南岸曲径西走，斜歪到荷塘里的柳树荡出的柳丝像个调皮鬼，不时撩动池水，撩动睡在水面上的荷叶，撩动这一池塘的黄昏。夕阳之光射在水面上，一池子的温暖，回应着初秋的凉意。再往前走，西北角的小型瀑布，发出哗啦哗啦的水声。那位喜欢描绘荷塘月色的老人的塑像，掩映在荷叶深处，没有阳光洒在他身上，他要等待月光的到来。而今晨，我侧面看他，日光已经洒满了他的全身，似乎能觉察到他的微笑。

从西往东走，晨阳是最好的心理调节师，你走，它陪着你，驱逐着初秋的凉，让这荷塘氤氲在暖意里，让你对那绿多了一层理解。荷花懒散了外面的花瓣，里面的花瓣如伸着懒腰的初醒的少女，一切好像刚刚醒来，水里的倒影也像刚打开门扉的店铺，一切悄悄动起来了。往前走，回望那一池的荷，竟都醒过来了。恋恋不舍这一池荷花，荷塘边上的巨石、幽径、倒影。此时游人稀少，趁阳光未普照万物之前，我离开了这一池荷塘。辗转在古旧楼房前，往前走，再往前走，总觉那一池荷塘跟着，我知道那一池暖阳中的荷，就这样沉浸到内心深处去了。

荷塘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纪实作品《毛泽东三兄弟》出版

由毛泽东唯一嫡孙毛新宇撰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23周年作品《毛泽东三兄弟》日前在京首发。2016年是毛泽东诞辰123周年、毛泽民诞辰120周年，毛新宇推出了其历时3年创作的长篇传记作品《毛泽东三兄弟》，力求真实还原韶山冲毛家儿女如何在毛泽东带领下，一步一步走向中国革命的历程，以此深切怀念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毛岸英、毛楚雄等毛家英烈，并通过对家族史的书写，观照中国革命的历史。这部48万字的书以时间为序，交替叙述了毛泽东三兄弟的生平事迹，并记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三兄弟之间交往以及毛泽东三兄弟各自的情感、婚姻经历和毛家后人的基本状况。作者想要书写一个革命家庭，是怎样弃小家、为大家，舍己忘我，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

□散文

紫云散记

张译方

为了看紫云山红叶，我们起了个大早。踏着积雪覆盖的山路，来到河南省襄城县紫云镇的紫云山深处，小心翼翼地拾阶而上，远远望去，远山凝重，近山鲜嫩。满山槲叶狂飘，红叶漫天，宛如天际燃烧的巨火，在经历了春的吐絮，夏的绿繁，秋冬霜寒之后，遍山槲树以极大的热情，把整个紫云山装扮得殷红热烈。翠竹白雪点缀其间，恰似一幅油画。

“残雪西山尚未晞，更逢晴日送光辉”。一束朝阳从叶缝里洒落下来，头顶上立刻幻化出一顶五彩洒金的巨伞，红色是槲树林的基调。虬枝上的积雪，点缀在氤氲霞色间，晶莹剔透。越发显现出阔大叶片的通红透亮，盈盈叶脉历历可数。你靠近它，抚摸它粗糙的树干，仿佛看见生命的汁液循环不息，你用耳朵贴近它，可以听到那来自根部的生长节律，春夏秋冬来复去，自然，和畅，勃郁。有资料说，当年明朝户部尚书李敏在此间修书讲学时，看到百姓烧柴困难，下令栽种槲树为百姓取暖。槲树其貌不扬，躯干弯曲，但耐干燥贫瘠，木材坚实，槲叶可止血亦可养蚕，皮可治痢疗疮，树干烧成木炭可作火药。它不似杨树挺拔，不比青松伟岸，但它在缓慢的成长中凝聚生命的密度和高度，这不正是李敏心系百姓的朴素情怀吗？槲叶始发嫩紫色，轻柔若烟霞，所以有紫云之称。待长成，巴掌大，呼呼摇风，满谷清凉。端午时节，家家采来，裹了白米红枣，蒸成粽子，味溢乡里，别有一番风情。

一只白色的野兔在雪间气定神闲，很享受地嗅着一片硕大的槲叶，在离我们十来步远的地方，眨着眼睛，向我们致意。久违了，可爱小精灵。我刚刚举起相机，脚下咯吱一声，它晃动一下蓬松的尾巴，嗖地一声消失在茫茫林海，只留下一串爪印恰似一串无限延长的省略号……

小心翼翼踏雪前行，绕过一方岩角峥嵘的怪石，穿过一湾潺潺清溪，晴日之中冰雪消融，掬一捧那微微冒着热气的清泉，感觉那温温柔柔的力。眼前矗立两棵高耸入云的古柏，是李敏当年亲手所植，历经500年沧桑依旧生机盎然。穿行在书院那数十亩翠竹林中，微风拂过，竹叶上的积雪飒飒飘落。使人仿佛听到李敏在絮絮低吟“何时一借阳和力，沛做甘霖润百腓……”

紫云之胜，胜诸人文，灵山秀水，人才辈出。“对晴雪紫云，领略春秋风景；读诗书经典，纵观中外古今”。走近这座明清八大书院之一的紫云书院，感到森森古意扑面而来，厚厚积雪覆盖着红瓦，古朴的铺地青砖，古香古色的八仙桌，原汁原味的黑釉圈椅，凭窗远眺，看冬鸟在雪枝头跳跃，听风从林间穿过。凝望李敏蜡像，他清癯的脸上荡漾着慈爱。我像是听见先生传授理学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像是看见书画家挥毫泼墨时那洒脱的神情，像是感觉到士子云集时浓浓的学术氛围。紫云书堂点灯夜读的松明、竹篦早已熄灭，就连几经修复的书院本身亦随岁月的变迁显得简陋矮小，它低矮的身影静静地躺在紫云山温暖的怀抱里。但它像一个人，一个勤奋苦读的莘莘学子，它在寻找消失了的弦诵之声，寻找李敏们留在这里那古朴的情怀……